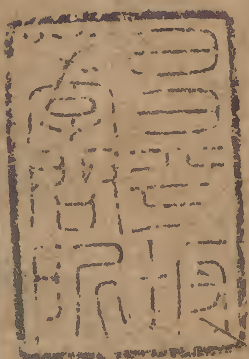


歐陽全集

九十二卷

書 祭文



漢書門			
一〇二	九	九	九
四	九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〇二	漢	
五	九	書	
函	四		
九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5		
冊數	40 (28)		
函號	315	48	



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淺草文庫

祭文二十三首

祭程相公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杜祁公文

祭吳尚書文

祭梅聖俞文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皇妣太夫人祭文

皇考太師祭文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祭石曼卿文

祭胡太傅文



祭劉給事文

祭丁學士文

祭吳大資文

祭蔡端明文

青州求晴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祭五龍祈雨文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祭金城夫人文

祭王深甫文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
奠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夙
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

二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
昔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祗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
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
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
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
樽酒歌歡笑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
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占居今持方入負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
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群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
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
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
椽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讜論是不仁
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
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
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仕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爲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又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洏。尚享。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平。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

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平。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吊于家。

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具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孺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

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享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大夫

人之誥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
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閔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祇畏竭其思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
皇松楸親執籩豆謹遣九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
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
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
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
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
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
四年孟冬袷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
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之

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
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
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失謹遣兄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享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
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
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
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
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

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鳥
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
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兄之于嗣立以告尚享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
不朽有司之信輶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脩等

之誠尚享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十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髮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
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獾之薦冀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
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
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
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
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
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
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
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
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
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
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
情尚享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
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
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
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悞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
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享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煉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煉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

義而又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享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

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
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
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大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企
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廬
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
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享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敬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苦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况於親戚朋友乎况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聞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享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是謂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
故敢以爲請尚享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毋喪歸祔先域
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
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
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糴麥爲命而天久
不雨苗將稿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為之耻富與貴不為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三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李詡第一書

答李詡第二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吳克秀才書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答宋咸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
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

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葺尤為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

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竒恠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答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尊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嘗樂與學

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

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書
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
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
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
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
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
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

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
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
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
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
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

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累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

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
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
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股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
故為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大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

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況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于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負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始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鑿經傳移此儼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強為之故此時人之為者尤不不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眉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克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
爾非夫辭豐意雄肅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
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
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
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
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
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

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
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
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
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
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
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

區志卷之十一
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
天地入于淵泉無不知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
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蓋苟
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歟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
焉幸甚幸甚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中丞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早介一賤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也
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其
故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脩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
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行。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拂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

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掣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

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

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

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
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
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
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
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
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
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
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

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者乎後顧無窮之來者
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
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
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
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
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
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
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
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不
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
奉使出疆忽忽不得盡所懷惟以時自愛

施八列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四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與郭秀才書

與張斐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第二書

答西京王相公書

投時相書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

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

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好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

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

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遠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殺幣能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王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珎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是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

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蕪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間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

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
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
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
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
以來止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
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頌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賦古今雜
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
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

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
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其有志者也然而述三
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
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
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
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復而行之者是也
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
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
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
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

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
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
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
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復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
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曷曰若稽
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
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
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
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
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

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
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
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
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神
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
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
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
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
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
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

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
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
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
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
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
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
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
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
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
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
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
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
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
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

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湏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

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似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

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與暑者豈其復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條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大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
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
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
曰斷木為棊椀革為翰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
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
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特以為賢也屬又苦小
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
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特脩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得蒙
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
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閭閻獨無能
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
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

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
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
以為寵答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
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必視
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
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
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
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
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
饑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

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
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
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
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
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
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
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
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
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
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聲其誠而

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其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歛
或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窬盜取
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歛
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
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
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豈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

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四

